

苔 莉

張 資 平 著

上 海

創 造 社 出 版 部

1927



創造社叢書

苔 莉

張 資 平 著

上 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7

1926, 12, 1, 付排

1927, 3, 1, 初版

1 ——3000册

每 册 四 角

—

克歐今天回到T市來了，由南洋回到一別半年餘的T市來了。他是T市商科大學的學生，今年三月杪把二年級的試驗通過了後，就跟了主任教授K到南洋羣島一帶去爲學術旅行。他和他的同級生跟着K教授在南洋各島流轉了幾個月，回到T市來時又是上課的時期了。

他在爪哇埠準備動身的前兩天，預先寫了一封信來報告苔莉。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終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南洋諸島的氣候是很適合我們南國的人的健康。南洋的熱帶植物的景色也很有使人留戀的美點。但我對這些都無心領略與賞玩，我祇望我能

早日把我們的學術旅行事項結束，趕快回T市去和我的苔莉——恐怕太僥越了些，不知道你會惱我麼——相見。

“我所希望的一天終要到來了。K授教說，我們出來半年多了，菲利賓島的參觀俟畢業後舉行。我們後天即趁荷蘭輪船向新架坡直航。到了新架坡大概要停留三兩天，然後再趁船向香港回航。我們不久——大概三個星期後就得會面吧。

“此次旅行得了相當的收穫。除學校的實習報告外，我還寫了點長篇的東西。一篇是‘熱帶紀遊’，一篇是‘飄零’。這兩篇就是我送給我的苔莉的紀念品——此次南行的紀念品。

“我們的交情是很純潔的，我們純是藝術的結合。你也曾說過，我們只要問良心問得過去，他們的批評我們可以不問的。不過我想，這封信你還是不給表兄看見的好，因為他對我們的藝術的研究太無理解了，恐怕由這封信又要惹起是非來。我倒沒有什麼，可是累你太受苦

了。

“你寄蘇門搭臘得里城M先生轉來的信，我收到了。你說下期再不能分擔社務的一部分了，這是叫我很失望的。但爲你的家庭幸福計，我們也不好勉強再叫你担任。不過你有暇時，還望你常常投稿。

“我在各地寄給你的風景畫片諒已收到吧。你讀這封信時我怕在新架坡與香港間的海上了。

克歐于爪哇，九月三日。”

克歐到了海口的S市就打了一個電報給她，他希望她能夠到T市車站的月台上來迎他。

克歐坐在由S港開往T市的火車裏。車外的景色雖佳，但他無心賞玩。他心裏念念不忘的還是T市東公園附近的景色，尤其是夏天的晚景。他很喜歡那兒，去年的夏期中東公園中沒有一晚沒有他們倆的足跡。

火車由S港趕到T市車站時，灼熱的太陽光線之力也漸漸地鈍弱了。他跟着 K 教授和一班同學

從火車箱裏跳出月台上來。

——我的電報——在 S 港打給她的電報——她該收到了吧。怎麼不見她來呢？”克歐還沒有下車前，站在車箱門首就不住地向月台上東張西望。他望了一會很失望地跳了下來。月台上雖擁擠着不少的人，但他終沒有發見有個像她的面影的人。

——也好，她還是不來的好。她真的來了時，他們又要當作一件新聞去瞎評了。她的信裏不是說，我一到 T 市就要趕快去看她麼。那麼她是不來了。克歐雖然這樣辯解似的在安慰自己，但他總感着點輕微的失望。

他的同學們，有的已回家去，有的跟 K 教授回校去了。克歐在 T 市是無家可歸的，但他也不忙着回學校去。他就在車站附近的旅館名叫 T 江酒店的三樓上開了一間靠着江岸的房子。

二

吃過了晚飯，克歐就想到苔莉家裏去，但他想了一想。晚間去看她是不很方便，因為那時候她的

丈夫是在家的。

克歐再深想一回，覺得自己未免有點矛盾。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對苔莉的心是很潔白的麼，何以又怕見她的丈夫呢。每念及她時，何以心臟又不住地在躍動呢？

——還是明天去看她吧。九點多鐘，她的丈夫是到公司裏去了的。克歐這麼想了後，又覺得自己太卑怯了，他暗暗地感着一種羞恥。

季節雖到了秋初，但位置在亞熱帶上的T市的氣候還是很鬱熱的。他坐在旅館的房子裏不住地從茶壺裏倒茶出來喝，喝了一杯又一杯，一面喝一面呆想。

他到後來才覺得肚皮有點膨脹了，他就向一張籐床上倒下去。樓外江面的天色由薄灰轉成漆黑了。由天花板正中吊下來的一個電燈忽然的向四圍輻射出無數的銀白色的光線。

下到二樓去的扶梯上像不住地有人在上下。樓下和隔壁旅館不時有麻雀的轟响吹送過來。三樓上比較的寂靜，但相鄰的幾間客室裏不時有低

音的私語，或高音的哄笑。此外還聽得見的是不知由誰家酒樓吹送過來的女性的歌聲和胡絃的哀音。半個月間在旅途中精神和體力都疲倦極了的克歐早就想睡的，現在他的視官和聽官又受了不少的刺激，再難睡下去了。

——看她去吧，還早呢。表兄在家時怎麼樣呢？不，該去會他的。就和他們夫妻倆談談吧。不，我總不情願見他，乘丈夫的不在常去訪他的妻的我未免太卑劣了吧。……可惜了，今天的火車遲了兩個鐘頭！早兩個時辰趕到來時，還趕得及去看她的。克歐癡望着在熱烈地輻射的電燈和繞着燈光飛動着的一羣飛蛾。

外面敲門的音响把他由癡夢中驚醒過來。他站了起來，開了房門。

“你是不是謝克歐先生？”茶房很率直地問他。

“是的。有什麼事？”克歐的反問。

“東公園N街白公館有電話來，要你去接話。”

他聽見東公園三個字，心房就激烈地顫動起來。

——她聽見我回來了，現在打電話來叫我去的。克歐跟着茶房走下二樓到電話室裏來。他一面走一面在唇上浮出一種愉快的微笑。

克歐站在電話機的送話機前，隻手拿着受話機。

“你是那一個？……你是阿蘭？……病了？什麼病？！腸加答兒？好了些麼？……是的，是的！我一早就來。”

克歐才把受話機放下來，忽想到忘記問阿蘭，苔莉病了多久了。他忙翻轉身再接電話機，叫了幾聲，那邊早沒有人回答了。

三

這晚上，克歐在T江酒店的三樓上整晚沒有睡着。他翻來覆去都是思念她的事，思念她的病，思念他認識她的經過。

白國淳的母親和謝克歐的父親算是同祖父母的嫡堂兄妹。他們的原籍是離T市六百多里的N縣，白國淳的父親在T市有生意，國淳是在T市生長

的，與其說是N縣人，寧可說是T市人。

國淳的父親雖在T市做生意，但他的愛鄉心却很強。他在T市賺來的錢十中七八都寄回N縣去買田和建築房屋。國淳在T市的法政專門學校第二年級的那年秋，他的父親一病死了。這時候克歐才從鄉間出來，在一間高級中學校裏補習。克歐認識苔莉也是在這時候。

國淳的父親死後，國淳就廢了學。他對他父親遺下來的生意完全摸不到頭緒。祇半年間就給夥計們吃蝕完了，生意就倒閉了。國淳所得的遺產只有銀行裏存的六七千塊錢。

國淳替他的父親治喪時，克歐因親戚的關係，跑過來替他的表兄招呼一切。因為在T市的親屬實在沒有幾個人。

苔莉是國淳在法政學校時代娶的一個很時髦的女學生——高談文藝和戀愛的女學生。他們是自由結婚的，沒有得白翁的許可。所以結婚後國淳在東公園的N街租了一家小房子安置她，不敢帶回來家裏住。

國淳向苔莉介紹克歐時，笑看說：

“這就是新進作家謝克歐——你所崇拜的作家。”

“你就是‘淪落’的作者？還這樣年輕的！誰都不相信吧。”她臉紅紅地向克歐笑了一笑。“是不是？”她再翻向她的丈夫問。

克歐祇臉紅紅的望了望苔莉，沒有話說。他祇注意着她的高高地突起的腹部。

黛色的修眉，巨黑的腫子，苹果色的雙頰，有曲線美的紅唇，石榴子般的牙齒及厚長的漆髮；沒有一件沒有一種特別的風韻。若勉強地把她的缺點指摘出來，就是身材太矮小和上列的門齒有點兒微向外露。

“她是個小說狂。”國淳笑着告訴克歐。“你要研究文藝最好請他教你。”國淳笑着向她說。

“是的，我以後要慢慢地向謝叔叔請教呢。”苔莉也笑了，很自然的向克歐的一笑。

——像這樣的美人是不應當替人生小孩子的。克歐自認識了苔莉之後，覺得他的表兄是沒有資

格享受她的。他想她大概還沒有知道她的丈夫的祕密吧。

國淳因為清理故鄉的產業——收田穀和店租——每年冬夏兩季要回到故鄉的 N 縣去。在鄉裏勾留三個星期或一個月才回來。

四

去年的暑期中，國淳循例回故鄉去了。在這假期中克歐差不多天天都到苔莉家裏來。在這時候苔莉的霞兒已滿週歲了。

一天晚上克歐吃過了晚飯又散步到苔莉家裏來了。他走進來時看見苔莉和一個克歐從未見過的比苔莉還要年輕的女子對坐着在吃飯，他覺得這個女子比苔莉還美些，第一她的肌色比苔莉的潔白些。身材雖然矮小，但比生育過來的苔莉富有脂肪分。

“歐叔叔，我們可以安心到戲院去看映戲去了，我僱了這麼年輕的媽子來看守房子，一定靠得住的了。”苔莉接着克歐就笑說起來。

那個女子還沒聽完苔莉說的話就嗤的笑出來了。由她這一笑，他認識她是苔莉的妹子了，因為她笑時和苔莉笑時是一樣的嬌媚。

“你的老媽子退了麼？”

“偷米，今天給我看見了，把她退了。”

“你這位令妹叫什麼名？”克歐笑着問苔莉，一面走過來看睡在搖床裏的霞兒。

“誰告訴你說是我的妹子！你猜錯了喇。”苔莉快要把口裏的飯噴出來了，忙把筷子放下來。那個女子也像很喜歡笑，現在她也在笑出聲來了。

“是苔芸？苔蘭？”克歐再緊追着問。

“啊唷，不得了！連苔芸，苔蘭的名字他都曉得。”她們再哄笑起來。

“你自己告訴我的，你又忘記了你說過的話了。”

苔莉早就告訴過克歐，她的父母的家計不很好，她有姊妹三人，沒有兄弟，她居長，在女子中學讀了兩年就退了學。第二個名叫苔蘭，由高等小學出來就不再升學了，在一個女裁縫家裏習裁縫。祇

有第三的苔芸現在進了女子師範第一年級。

苔蘭是她姊姊叫了來的。此後打算長住在她家裏，日間習裁縫去，下午三點多鐘就回來。苔莉家裏不想再僱用媽子了。

等到她們吃完了飯，霞兒也醒來了。克歐就邀她們同到東公園裏去乘涼。

“等一刻，週身都是汗了，不單背部，連腿部……你看！”她笑着略把她的右腿提起叫克歐看。果然在湖水色紗褲子的上半部滲印了幾處汗濕。“等我進去換換衣服，你替我看着小孩子，要替她搨。”苔莉一面說一面把一把棕櫚葉扇子給克歐。

——她的舉動，她的說話，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這樣不客氣的。克歐想若不是他時，定會錯猜她是對他的暗示了。

過了一刻，苔莉換上了一件淡綠的紗褂子，套了一件黑紗裙，電光透過她的紗衣，裏面的粉紅色的緊身背心隱約看得見。走近前來就是一陣香粉的香氣。他覺得她的裝扮是帶有幾分官能的誘惑性。

“快走，快走。快走出去吹吹風！再站在這裏頭又要流汗水的。”她一面說一面把霞兒抱起來。

“她不去麼？”克歐看着苔蘭問她的姊姊。

“今天輪她看守房子，明天輪我看守房子。明天就讓她伴你去逛公園，看映戲，到什麼地方去都使得。”苔莉笑着說，說得她的妹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笑。克歐也跟着苦笑起來。克歐有點懷疑苔莉是種醋意的說笑。

克歐跟着苔莉由她家裏走出來。

“熱，真熱！”苔莉抱着霞兒一面走一面呼熱。祇轉了三兩個灣，過了幾條小巷，就走到東公園門首來了。

五

他們還是到他們所常來的一個茶室裏來。在這茶室裏他們揀了一個比較僻靜的南向的座位，兩個人在一檯小圓棹的兩面對坐下來，吃汽水，吃冰奇冷。

他們來的時候客還少些，等到他們坐了半點

多鐘，客漸漸的多了。他們見茶室裏的人數漸多了，就叫走堂的清了賬，兩個人出來在公園裏並着肩找比較幽秀的地方去散步。

在公園裏的花徑上，在葡萄架下，在清水池畔也遇着幾對的男男女女。

“走累了，我們在這裏歇歇吧。”他們走到池畔小山上的六角茅亭中來了。亭裏有個圓形石棹和幾張石條櫈。這時候抱霞兒的不是苔莉是克歐了。

“你多抱她，她不久就會叫你做爸爸的。”苔莉在一張石櫈上坐下來笑向克歐說。

“叫不叫爸爸不要緊，但霞兒的確幫助了我們不少。抱着小孩子出來，他們就不很注意我們了。”

“爲什麼？”

“要問你了。”克歐此時祇能一笑了。

“他們猜你是霞兒的爸爸？”

“……………”克歐覺得自己的雙頰有些發熱。幸得亭子裏的電燈光暗暗，沒有給苔莉看見。

“是的，歐叔叔，你怎麼還不結婚？”

“學生時代能夠結婚麼？並且也還沒有發見可